

流年记

春风茶语

胡风光

阳春三月，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坐在礁石上，看着远处波光粼粼的海面，手中捧着一杯刚沏好的烟台绿茶。茶汤清亮，芽叶舒展，袅袅茶香与海风交织，恍惚间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。

那时的我，还是个对茶一无所知的小学生。记得第一次走进茶山，满目苍翠，层层叠叠的茶树顺着山势蜿蜒而上，像一条条翠绿的丝带。采茶人戴着斗笠，手指翻飞，嫩芽便轻轻落入竹篓。我学着他们的样子，却总是笨手笨脚，不是掐断了芽头，就是带下了老叶。师傅说：“采茶要用心，就像对待初生的婴儿。”这句话，我记了二十年。

学茶的路，远比想象中艰难。记得第一次炒茶，手掌被滚烫的铁锅烫出了水泡，却还要继续翻动茶叶。师傅说，火候差一分，茶味就差千里。那些年，我常常在深夜独自练习，直到双手起满老茧。春茶时节，更是通宵达旦，生怕错过最佳时机。茶室里氤氲的蒸汽，将我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。

最难忘的是那年采明前茶时。连续阴雨，茶芽疯长，眼看就要错过最佳采摘期。我带着工人们冒雨采茶，雨水顺着斗笠边缘滴落，打湿了衣衫。炒制时，茶叶含水量过高，稍有不慎就会发黄。那一夜，我守在锅边，小心翼翼地控制火候，直到东方既白。当第一缕阳光照进茶室，我终于闻到了那缕清幽的茶香，那是春天的味道，是坚持的味道。

这些年来，我遇到过太多恩人。有教我识茶的老茶农，有指点我炒茶技艺的老师傅，还有那些不远千里来品茶的茶客。他们就像春风化雨，滋润着我的茶路。记得有位老茶客说：“好茶如良友，愈久愈醇。”这话让我明白，做茶不仅是技艺，更是心与心的交流。

海边，三两好友围坐。我为他们斟上一杯新茶，茶汤在杯中流转，泛起粼粼波光。远处，几只海鸥掠过水面，发出清脆的鸣叫。茶道如诗，需要静心体会。二十年的茶路，让我懂得了等待的意义，明白了坚持的价值。

夕阳西下，海天相接处泛起金色的光芒。我轻轻晃动茶杯，看着茶叶在水中沉浮。这多像人生的起起落落啊。张九龄说：“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。”茶亦如此，它不求赞美，只是静静地生长，默默地奉献自己的芬芳。

夜幕降临，月亮从海平面缓缓升起。月光洒在海面上，碎成万千银鳞。我想起那些在茶山度过的夜晚，月光也是这样静静地照着茶园。茶芽在月光下舒展，仿佛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。

临别时，我为友人吟诵了一首诗：“道由白云尽，春与青溪长。时有落花至，远随流水香。”这不仅是茶的写照，更是茶人的心境。二十年茶路，有艰辛，有收获，但更多的是感恩。感恩这片土地，感恩这杯茶，感恩所有相伴的人。

海风渐起，带着春的气息。我知道，新的茶季又要开始了。茶路漫漫，但只要春风相伴，有茶香相随，这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。因为茶不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是一种生活，一种修行，一种对美好的永恒追求。

春天信使

牟民

立春

这一天，仿佛有大事发生，站在起跑线上，听到了风雨呐喊。

松散的神神经瞬间紧张。开始早睡早起，春敞开一冬的贮藏，站在高山之巅，接受沐浴。沉睡的草木听到春的扣门，睁开了眼睛，惊视那初生的婴儿。年轮掩住冬，翻过新的纸张，从此怀抱日光，抚摸万物渐次苏醒。沉淀久的思绪，随着一缕阳光打开，吟出第一句干净的诗。自然分行，诗人在其中跳跃。受着清新时空的濯洗，洗净自己，为这新篇章的第一句，不污染一丝儿灰尘。

要向第一声鸟鸣致意，它撕开了春的痛。

有了足够的阳光，有了坚韧的筋骨，春便立在心里。寒冷虽在，却被春咬住了，不再那么任意猖獗。

雨水

那些雪并未远离，情缘未了，变作自然的泪水向节日报道。

有暖意铺垫引路，依旧有雪的轻轻来，不惊扰没睡够的虫儿们。吐出蚕丝的心思，结缘于焦渴的大地，以细腻的情感印记在万物心里。

不必担忧早露头的小草，雨的细心贴心，风会告知。那么阴柔，那么温情，云雨有缺席时，即便少了后补，赶上太平盛世，节气早预备了足够的湖水。

好雨知时节，珍爱自己的一丝丝，顺应雨神的安排，为一棵棵麦苗的茁壮，前仆后继。

惊蛰

觅食的鸟儿，把预防惊吓啄给地下。风雨渗透着信息。

一声惊雷的指挥棒，地下众生齐聚，有序列队，仰望节气的手，屏息敛气，一曲合唱，在无声中预演。

酣睡中的一声惊雷，地下涌动出万千图景。惊雷结束了结束，打出了开始的开始。为一切头颅戴上了新生，为根底规划好延伸的远景。

一枚潜藏下来的种子，被时间侵蚀的身体裂开，有了萌芽，泥土捂不住碗里的饭香。

这一刻的苏醒便是走出旧的身体，这一天的苏醒便是爬行，惊雷扫平坦途。一只蚂蚁带领一队蚂蚁，接受阳光洗礼。土元把粪土搅动，腐烂的木本上滴落蛤虫的呼吸，促织羞羞答答练习歌词。

春分

立春为自己争得了时空，拂晓和傍晚不想和平共处，争执后

脸红，只好交给黑白判官。

曾经蛰虫始振，歌唱日臻成熟。百花登场，舞台绚丽多彩。节气用高清晰的辨识度，一一指认玉兰多彩、人面桃花、梨花带雨、杏花闹春；用高分贝的测听，指认黄鹂白鹭在晴天里练习吟诗。

春分带来春饼，包了一腔阳气，为阴阳平衡调味。那就赶紧插柳，留住春。为夏的浓绿做足功课。享受阳光的恩赐，接受背影的凉意，备足免疫力，时刻提防倒春寒的捣乱。

没有绝对的诗意，也没有绝对的枯燥生活，趁气温回升，在百花盛开的旋律中，种下丝瓜，方瓜，酝酿一首适合节气韵律的平仄格律诗。

清明

是谁叩响门闩，探进一双双睫毛，白马拉着竹筏，不经意画出，一地思念的绿茵。

此去经年，祭奠的花环，栽在诚信的白云怀里。时下不必焚烧，不放鞭炮，文明祭奠。怀揣暖意的泥土，灵敏地接受鲜花的爱意。墓碑稳稳站立，从守护的那一刻，它从未眨过眼睛。思念到无法言说时，心里吐出丝丝雨丝，挂在松柏上，含在青草上。

信鸽蓄满了情，踏青日，借着风笛，弥补那心疼的空旷。请轻轻走，别踩疼了青青草。或者不踏青，只赏青，护住一片青，衔接时间之外的梦。

一地绿意，正接纳露珠的跪拜，喊一声，魂兮归来，馨香这太平盛世，余音绕过千年，把疼和爱扎进清明。

谷雨

春天终于结束了一首诗，把满篇撑得绿绿的，肥肥的，情感满满的。读来，感叹春的灵敏、春的恩赐、春的仁慈。硬是把一地艰难，重新洗牌，交给夏天一篇经典。

自然之手蘸着雨水，一句句构思，把拆成的纸张，一格格布满文字。瓜果蔬菜，稻、梁、谷，排列成行，专等充沛的润泽修饰。风雨助力，温度不甘落后，抓住春的黄金日子，挤压霜的时空，甚至把它排挤出去，别误了秧苗的生长。

寒凉总不肯退出舞台，时不时探头探脑，赖着百花美景。无奈夏的火热在不远处迎来，只能眼睁睁给万物腾出狂奔的前景。

斟一杯酒，酌给大自然，风调雨顺；采撷百花之香，喂养百谷。斟酌一个个词语，捧起手中的诗集，我将把赞美献给这充盈粮食味儿的节气。

春的气息

秋实

“冬至阳生春又来”，微信中，已有朋友发来春的信息。

第一条关于春的图片，是我喜欢的白玉兰，是还未开放的白玉兰，只有一个花骨朵，生机盎然地立在枝头，那黄褐色，像是玉石表面的色彩；再次收到的图片是刚刚开放的白玉兰，像一只小鸟展翅欲飞，洁白、生动，仿佛敞开了玉石的心扉；后来收到的便是盛放的白玉兰了，颇像一只飞来的白鹤，端庄地落在枝头，随风摇曳。

从花骨朵到绽放到盛放，仿佛雕刻一件工艺品，把玉石洁白无瑕之美与匠心独运的人文之美结合起来，让我想起了一个词：初见芳华。

另一条春的信息，是一簇簇黄色的花儿，被称为迎春花。几粒黄色的、豆儿大小的花蕾挂在枝条上，轻盈而鲜嫩，旁边还有点缀着几只胭脂色的海棠花，微微地抿着笑唇。那恰如其分的风姿，让春天的气息更加浓郁。

我收起屏幕，走到窗边，发现窗外已有浓浓的春意。
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窗外那棵老槐树，虽然还穿着深色的冬衣，枝条愣愣地横斜于空中，但树梢分明已透出些许青绿。几只喜鹊窝，清清楚楚地盘坐在枝丫间，一片墨色。那些叫不上名字的树木随风摇曳，偶尔飞来的喜鹊，脆脆地鸣叫着，仿佛告诉你，春天来了。

远远望去，辽阔的海天如此澄明，雁群在空中排成人字形，与海面上斑斑点点的白色鸥鸟遥相呼应，相映成趣。

我干脆推门出去，走向大地，拥抱春天。

走进那一片草地，几棵高大的松树，松枝与松叶仿佛被冲洗过似的，比冬天的颜色清新了许多，有的已生出了嫩嫩的松芽。淡绿色的草地上，落满了棕色的松球，喜鹊在觅食，阳光从树冠间洒落，洒下一地温暖与祥和。

走进那一片树林，远看仍旧沉睡的枝条，近观却有了柔柔的绿意。漫步林中，观赏美丽又充满着生命活力的枝条，踏着沉睡了一冬的枯草、落叶，听脚下清晰的沙沙声，我顿悟到：这就是春天的脚步声。

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正是闹春的好时节，小鸟飞来了、动物跑来了、人们也来赶春了。于是，春天成了欢乐的世界，温暖多了，笑声多了，色彩也多了，生物的世界重回忙碌。

我与许许多多路人一样，融于山欢、水笑、草绿、花开的春天里。以往，对那些在春天里折花枝的路人，我一向不太赞同，但今天，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春的气息，我对那些赏花折枝的路人投去温柔的目光。想起了古人那句：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”，并欣然写下了一首词赋《折枝》：

踏春人，赏花把枝折。吾欲拦之：“折枝何为耶？”路人曰：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折枝便去折，折得花枝赠佳人，插鬓边，略横斜。